149
575

冢田淳五郎先生述

點註史記列傳 六

扁鵲倉公　吳王濞　魏其武安侯

韓長孺　李將軍　匈奴

特20
697

扁鵲、世所稱之號也、正義、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長桑、姓、過、到也、

飲是上、[illegible]曰字讀、上池水、[illegible]水未至地、[illegible]取露及竹木上水、[illegible]一方、言陽垣、五藏、曰心、肺、肝、脾、腎、癥結、腹結病也、癥音徵、診、占視也、言候脉、

點註史記列傳

漢　司馬遷著

日本　冢田淳五郎點註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董安于、趙簡子臣、
而、汝也、公孫支、秦大夫、之、往也、帝、天帝也、
而、國、汝國也、
病小瘳曰間、之、往也、
鈞天、名天之中央、廣樂、樂名、樂一成曰奏、萬舞之總名、三代、曰夏、曰殷、曰周、援、引持也、羆似熊、黃白色、長頭高脚、副、貳也、物有二曰副、而、汝也、七世、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亡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者、言晉至靜公、爲家人、嬴、趙本姓、其先與秦同祖、方、方伎、言醫、治言療、禳、祀除疾殃、禳之言攘也、交錯、言陰陽相交、蹷、逆疾也、言氣從下上行及心脅、收、言斂棺、精光猶言德輝、未得親接也、大言曰誕、欺詐也、俞跗、黃帝時醫、液、汁、醴、甘酒、一宿而熟、灑、洗也、鑱、針長一寸六分、頭大末銳、以寫陽氣、石、言石針、橋引、夭橋引身、言按摩之法、案抗、言按摩玩身、杭、當作抏、音玩、毒熨、言以毒藥攻邪氣、熨帖而溫之也、撥、開也、言開衣衾視病、五藏、曰心、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抏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

肺、脾、肝、腎、兪髎爲レ輸、脘、脘、穴也、各開寸半、」肤、決通、言レ決二脈絡之通塞一、摺按、摸、持、」筋、心上兩下、筋與レ言通、爪、一說、衍字、筋幹連膜、幹與レ膜通、膜絡二一體一者、肉間脉膜也、

漱、滌、咳與レ孩通、小兒笑也、嬰、言二女始生一、終日向レ言無レ益之言、猶二終日以事告一レ人不レ欲レ見レ人者一、蓋其孩兒二不レ可レ曉、郁、與レ隩通、隙中窺レ文、不レ能レ見二其全文一、」切、按也、」色、面色、寫形、言レ病人不レ欲レ見レ人者一、蓋其形以傳レ之也、大衰、猶レ言二外形一、不出千里、言レ身不レ出二千里之遠一、而來決者衆多、不可曲止、言レ不レ可レ止二來者一、曲、猶二拖遝一、摺、撫、至於陰言二股間一、眩然、目亂視貌、瞑、閉通、言レ閉二關隧一數動上、橋然、垂貌、舌垂而厚也、

惡猶レ生、言レ不レ捐二太子一、親其病上、偏國、猶レ言二偏土一、寡臣、指二太子一、」堪滿、噦啼與二歐欬一通、悲泣氣咽而抽レ心也、服膺、言二其痛通一于胸膺一、膺、讀爲レ遏、潸、垂レ淚也、忽忽、流也、脉、隧同、目旁毛也、陽陰、背レ脉、經絡、言二脉絡一、觀レ貝、經、言二經脉一、凡人一身有二十二經脉一、手足各有二三陰三陽一、是也、直行曰レ經、維、言二陽維一、陰維、陰維、陽維、陰間蹻陽、蹻者、脉任脉、衝脉、帶脉、曰二八脉一、絡、言二絡脉一、十二經脉各

之爲レ方也。不レ待レ切レ脈。望レ色。聽レ聲。寫レ形。言二病之所一在。聞二病之陽一。論得二其陰一。聞二病之陰一。論得二其陽一。病應見レ於二大表一。不レ出二千里一。決者至衆。不レ可二曲止一也。子以二吾言一爲レ不レ誠。試入診二太子一。當レ聞二其耳鳴而鼻張一。循二其兩股一。以至レ於レ陰。當二尙温一也。中庶子聞二扁鵲言一。目眩然而不レ瞚。舌擩然而不レ下。乃以二扁鵲言一入報二虢君一。虢君聞レ之。大驚。出見二扁鵲一於二中闕一。曰。窃聞二高義一之日久矣。然未二嘗得一レ拜レ謁於前一也。先生過二小國一。幸而舉レ之。偏國、寡臣、幸甚。有二先生一則活。無二先生一則棄捐、塡二溝壑一。長終而不レ得レ反。言レ未レ卒。因噓唏服レ膺。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レ睫。悲不レ能レ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二太子病一所レ謂尸歷者也。夫以二陽入一レ陰。陰中動レ胃。經二繫中經一、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一。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二氣閉一而不レ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レ起。上外絕而不二爲レ使一。上有二絕陽之絡一。下有二破陰之紐一。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故形靜如二死狀一。太子未レ死也。夫以レ陽入レ陰。支蘭藏者生。以レ陰入レ陽。支二蘭藏一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レ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二弟子子陽、厲二鍼砥石一。以取二外三陽、五會一。有レ間。太子蘇。乃使下子豹爲二五分之熨一。以八減之齊。和煮レ之。以更熨中兩脇下上。太子起坐。更適二陰陽一。但服レ湯二旬一。而復レ故。故天下盡以二扁鵲一爲レ能生二死人一。扁鵲曰。越人非レ能生二死人一也。此自當レ生者。越人能使二之起一耳。」

扁鵲過レ齊。齊桓侯客レ之。入朝見曰。君有レ疾。在二腠理一。不レ治。將レ深。桓侯曰。寡人無レ疾。扁鵲出。桓侯謂二左右一曰。醫之好レ利也。欲下以二不レ疾者一爲上レ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レ疾。在二血脈一。不レ治。恐レ深。桓侯曰。寡人無レ疾。扁鵲出。桓侯不レ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レ疾。在二腸、胃間一。不レ治。將レ深。桓侯不レ應。扁鵲出。桓侯不レ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二見桓侯一而退走。桓侯使二人問一其故一。扁鵲曰。疾之居二腠理一也。湯熨之所レ及也。在二

有別絡、脾有二大絡、任絡、督絡、凡十五絡、」別下、言經絡下、三焦、言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凡有三、曰胃上口、胃中脘、脾下、」膀胱、津液之府、俗所謂尿竅也、下遂之遂、墜也、徐廣云、一作隊、合氣難經所謂氣會三焦一也、直兩乳間、使、言陽爲陰所使、紐、系也、言亦脉、」支、謂藏柔、問云、支、柱筋、謂、橫節、一說、支、持也、閻、閻通、遮閻也、藏五藏、器中、迎疾也、風、痛通、膚也、三陽、曰大陽、少陽、陽明、案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五會、曰百會、胃會、膽會、氣會、膻會、五分之一、案曬、炙之令溫服之氣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痹、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下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曾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

入五分一、八減之齊、案醫、猶之劑和、所減有八也、子約扁鵲之弟子、適、調和也、」服湯、言入減之齊、桓侯裴駰云、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腠理、言皮膚之理、湯熨、言以湯熨體也、火斗、曰熨、所以火申之者、」鍼、針石、以石作針、昔所以刺病者也、髓、骨中脂也、司命、星名、主人死生者也、使聖人之使、疑衍字、」所病病疾病道之病、皆患也、適、言調和、」陰陽并、言陰陽脉、皆并受傷、藏五臟也、五臟固當安定、不安定則病、帶下、猶言腰帶以下、痹、言沿

則腰脚痺痛、六」

公乘、官名。

此扁鵲、指黃帝時人、」

五色、黃五臟有レ色、黃見レ於レ面、所謂望色、診レ病之術也。

左右猶レ言二東西一無二定處一浮游也、

傳、言二傳車送レ之、

往也、緩音喚。

不可救者、言二壞剔一、荊、宮、既受レ刑斷レ體、則不レ可二再復一故。

內刑、曰臨、曰則、曰左右趾、皆傷二人肉體一者也。家居、言レ不レ官仕、

詔問以下、意陳二趨詔問之辭一也。七」

而汝也。

奇脈術、言奇秘非常術、

一年所、猶二一年許一、所、不レ定之名。要、大要之要、約之而言之辭。

藥已二其病一之狀。曾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二意少時一喜二醫藥一醫藥方。試レ之多二不レ驗者一。至二高后八年一得レ見二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一。慶年七十餘。意得レ見。事レ之。謂レ意曰。盡去二而方書一。非レ是也。慶有二古先道一。遺二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一。五色診病。知二人生死一。決二嫌疑一。定レ可レ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二富。心愛レ公。欲下盡以二我禁方書一悉教上公。臣意即曰。幸甚、非二意之所一敢望一也。臣意即避レ席再拜。謁受二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二度陰陽外變一。藥論、石神。接二陰陽一。禁書。受讀レ解二驗之一。可二一年所一。明歲。即驗レ之。有レ驗。然。尙未レ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レ已。爲レ人治。診レ病。決二死生一。有レ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一。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二頭痛一。臣意診二其脈一。告曰。君之病。惡不レ可レ言也。即出。獨告二成弟昌一曰。此病疽也。內發二於腸胃之間一。後五日。當二嘔、膿一。後八日。嘔レ膿死。成之病。得二之飲一レ酒、且內一成。即如レ期死。所二以知一成之病一者一。臣意切二其脈一。得二肝氣一。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長而弦。弦者、肝氣也。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長而弦。弦者、肝也。不得代四時。言二脈不一動。而四時同一脈、動曰代。」

和、言二脈和一、經、言二經脈一、代、則之代、言二脈往來之間、時一止一也。下文代絕同。有過、猶レ言二有病一、其大也。少陽、言二手足各有三陰三陽之少陽一部。代者、上代絕之代。過人、言二周身一人猶レ身。人、即過人也。其時、言二過人之時一、一分、言レ及二少陽之關一齊、脛、肉起也。八」

嘔、吐也。膿、腫潰之汁也。內、言二男女之道一、一切、按也。內關、呂廣云、脈從レ關至二尺澤一名二內關一、尺澤、言二肘中二關一言二動脈一、脈長而弦。病於レ肝也。不得代四時。言二脈不一動。而四時同一脈、動曰代。」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二臣意一診二切其脈一。告曰。氣高病。病使二人煩懣一。食不レ下。時嘔レ泆。病得二之少憂一。數忼食飲。臣意即爲レ之作二下氣

一分、寸口之後、尺湖之前、名曰關。界者、陽出陰入、以關爲界。

中子、仲子也。謂嬰兒、未レ辨二强名一也。竊切、按也。氣再氣衰于胃脘而病。懣、悶也。沫口中汁。少、少年。

忆心不欲也。

忆食飲、言二强レ之食飲一。九氣也之字恐衍。

經者、病在レ經也。

數、頻急也。病去之數、頻急也。病去之病、或云當作レ疾、早也。

不一、言二年數乍疎一、遲乍唐遲、盛也、遲心、盛レ則其心一、躁、逆疾也。言氣從レ下上行及二心發一、譬上曰二人中穴在二鼻下一、前後溲、言二大小便一、內、言二男女之道一、口、言二左右手寸口一、手腕動脈之處也。氣急、脈經、右手寸口、氣口也。脈無五藏氣、脈法、於二左手三部一、診レ心肝、腎氣於二右手三部一、診二肺脾命門氣一、故曰二五藏氣一、爲下左寸口爲レ心、心居下、爲上、右寸口爲レ肺、居レ心上一、

診、占視也。晏汗、言二時晏而有レ汗。則作二而字一解。十一」

驟、手取也。

見寒、猶レ言レ遇レ寒、惡寒也。波、汁也、渫波之義。

井陰、言二陽井陰一」

濁、指二腎脈一、手太陰爲二肺經一、足太陰爲二脾經一、耳言二太陰一、則兼二肺脾一、手太陽、小腸經、手少陽、三焦經、手陽明、大腸經、手太陰、肺

湯レ以飲レ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二以知一小子之病一者。診二其脈一。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レ一者。病主在レ心。周身熱。脈盛者爲二重陽一。重陽者遽二心主一。故煩憑食不レ下。則絡脈有レ過。絡脈有レ過。則血上レ出。血上レ出者死。此悲心所レ生也。病得二之憂一也。

齊郎中令、循、病乘醫皆以爲レ歷。人中而刺レ之。臣意診レ之曰。湧疝也。令二人不レ得二前後溲一。三日矣。臣意飲レ以二火齊湯一。一飲。得二前溲一。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二之內一所二以知一循病一者一。切二其脈一時。右口氣急。脈無二五藏一應。故曰二湧疝一。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二其脈一。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レ死。曰。此病得レ之當レ浴二流水一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レ王使レ於レ楚。至二莒縣一。陽周水一。而莒橋梁頗壞。信則墮二車轅一。未レ欲レ渡也。馬驚。即墮レ信。身入二水中一。幾死。更即來救レ信。出レ之水中一。衣盡濡。有レ間而身寒。已熱。如レ火。至レ今不レ可二以見一レ寒。臣意即爲レ之液一湯火齊一。逐レ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レ服レ藥。出入二十日一。身無二病者一。所二以知一信之病一者一。切二其脈一時。并レ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レ之不レ交。并レ陰。并レ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レ未レ盡。猶活也。腎氣有レ時間即鴨、爲二寒熱一。

齊王、太后、病。召二臣意一入診レ脈。曰。風蹖客レ脾。難レ於二大小便一。溺赤。臣意飲レ以二火齊湯一。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レ故。病得二之流汗出潞一者。去レ衣而汗晞也。所二以知一齊王、太后病一者。臣意診二其脈一。切二其太陰之口一。澀然。風氣也。脈法曰。沈レ之而大堅。浮レ之而大緊者。病主在

經、手少陰心經、手厥陰心包經、足大陽膀胱經、足少陽膽經、足陽明胃經、足大陰脾經、足少陰腎經、足厥陰肝經、口、言手腕動脈之處、

擁音壅、病也。客、客居也。脬、膀胱、尿溺之府也。溺、小便也。晞、乾也。太陰之口、脾經也。沈、重也。浮、輕也。沈浮、言按之之狀、緊、急也。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十二切按也。反、言與常脈異、

消、渴也。

適其共養、言其供養當適、從病者之意、益俟其死耳、

不平、言非平脈、不數、言不數手指、數、動也。

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渴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一平不數。形弊。此五藏高之逆者。言五藏之氣上升、切按、不平、緊問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參擊、以炙與毒藥改之也。尸寒入得死病、故曰尸。治探失法。重損病者氣、故曰寒。刖灸、有其病而灸其穴也。鑱、針長一寸六分。石、石針也。口、言動脈處、肝剛、言肝氣、絡猶繫。肝一絡句、肝絡下結於陽明胃絡、十二線音加。腹中雖硬。無有常準、留之候腹來及緩也。止於內、言獘止男女之道、深言按之深、一作來。言病之生、合藏氣合於府也。相乘、言以所勝乘之、如肝氣乘

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日。徐。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迴風、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曰。五日死。蓋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

脾是也。下文曰脾氣周乘五臟、三陰者。左脉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脉口曰大陰、搏、擊也。脉候動不定曰代。廻音洞。風疾洞徹五臟、故曰廻風、嗌音益。喉也。出不留、言食頓大便、前分、言肝與心相去五分。故五日死之類、界、蓋與上文少陽之界同。舊註、陽出陰入。以關爲界。十三 蹶與蹷同、逆氣也。切、按也。心脉、左手寸口也。過猶言深。入、言風氣入、攙音讒。手足液。所謂冷汗也。痈、陰病。腹痛也。膀胱尿溺之府也。腹腫、言小腹張、遺溺、猶言泄尿。內、言男女

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

之道、蹶陰、即厥陰也。有過、言有病、灸音九。灼體療病也。十四 阿母、乳母也。

邈音門。困也。煩也。蹶與蹷同、氣逆上也。」永巷長、蓋主官女之官。宮中長廡相通曰永巷、嘔、吐也。才人、女官也。方、方技也。新、言生新意、」市、買也。四百七十万、言價。索隱、當今四千七百貫、曹偶、猶等輩、厠、聚糞尿處。所謂溷也。去、言出厠。同法、言與傷脾同法。關、言臟與腑之關、關內之病、言腑之病、一說、關內當作內關、齲音矩。蠱齒、缺朽也。左大陽明脈、或云、手陽明也。嗽音瘦。盪口也。

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

吮也。

乳、生也、撮、兩指取物也、

齊、讀爲劑、調合也、

奴字疑衍。

乘、言見乘、傷部而交、言各臟之氣亦傷

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碭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

脾部而入交、殺然、言無生氣、死青、青之無光澤者、十六」

茲、黑也、

木者、五行以木配春、」此內關、或云、凡病深重而在內者也、

炙、言對火也、

蹶上、言逆上、

往、猶言前、

濡、猶言沈沒、

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

倩與婿通、京、徐廣云、倉廩之屬、

太陽、心小腸也、

月事、婦人月水也、竄、以藥熏之也、旋、旋轉之旋、言回通、嗇者、有餘不盡用之意也、左口、言左手動脉處、

氾音凡、薄吾、女子名、

蟯音饒、腹中短虫也、瘕、腹中有硬、未及瘕也、

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屬、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

盧疎貌、可數升、猶言數升許、病蟯之蟯、疑衍、十八「宛音爵、抑屈也、寒字衍、切、按也、尺、在關下、動脈爲關、索、盡也、奉髮、言髮如蠐螬、奉、一作秦、蠐、首也、淳于、姓、司馬、蓋官也、嗌音益、咽喉也、後之、言大便出、泄、言通利、火齊、先儒云、齊與劑通、火取其火速之義、以其火速通泄、名火齊湯耳、

丁亥、先儒云、肺屬金、火剋金、故爲丁亥死、

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

番與翻通、此陰陽易位也、

喜養、一本作養喜、

洩血爲順、嘔血爲逆、

色、面赤也、　臃、腫也、

齊與劑通、

遠、言迂遠、

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

息、言氣息、

辟、讀爲避、　宛音鬱、氣屈也、

俞與腧通、五藏腧穴也、　缺盆、乳房上骨名也、

蹶與蹷同、逆氣也、

喘、氣息疾也、　內、言男女之道、　診之上、添衆醫曰字讀

常與嘗通、

瘖、音音、失聲也、

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

藏氣、猶肺脉浮爲慣、
脊脉、沈爲慣、

公乘、官名、

嘔、吐也、　蹴、以韋爲之、實以柔物、　蹴、舉足蹶也、　旦日、言明日、　番與翻通、陰陽易位也、　一絡、言其脉翻而入絡、

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蹴。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脉。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數、言術數、　皆異、一作能異、

診籍、脉法之書也、

表、言表準、

鍼、針也、　灸、灼艾攻病也、

文王、齊文王也、

爲人治病、言欲爲醫業、

除、言拜爲官吏、　拘、言收用也、　名數、言記名籍、記姓名之數也、　左右、已之左右人也、　家生、猶言生

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

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貨。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

產、方數、言方技術數、之、往也、診、占視也、二十三」

喘、喘息也、喘言氣息疾、蓄精、言靜居不發泄其精、董、言深藏之、徐、言徐步、神氣爭、言與邪氣相爭、復猶愈、氣、言蓄精之氣、晏日、言天氣清和、易貨、蓋年二十貿易形質之時也、貨、俗貿字、徐廣云、貨作質、砭、石針、灸、灼艾攻病也、氣逐、言氣逐之聚、

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小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

若、汝也、

不爲愛公所、言傳之不惜、

疏、言不精也、稗解云、皆疏二字、似有缺誤、處臨菑、指陽慶、年中、言中年、若、汝也、胥、猶言須、

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以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學臣意數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數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嘗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數以下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數以上下經脈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來學臣意數以五診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數以下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數以上下經脈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敢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部陽侯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荊地刼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

敷衍敷也指醫方聖賢聖門

五診賢診五藏之脈

奇絡結賢奇經絡脈

論與倫通五藏倫穴也鍼石針長一寸六分砭以石針刺病也五味酸鹹甘苦辛淡益賢下以酸發骨以辛發筋以鹹發脈以甘養肉以骨養髮之類奇咳賢秘訣

暵陰陽重賢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四時應陰陽脈法各有所取重也切按也

縱縱倉公少女也通尺牘賢二上書乞贖父刑罪

濞音披

亡逃亡也間行賢獨行經祕國而不公顯骨肉賢兄弟第二分骨肉之同親也

斬音祈、 鈇音鍾、 悍、勇也、桀也、性急也、」塡與鎭通、安重鎭壓之義、 於沛、言高祖行至沛、而封拜濞、受印、言受封國之印、」若、汝也、 獨悔、言心自悔封之、不以語人、」頓首、拜頭叩地也、 拊循之拊、循也、摩也、」豫章、韋昭云、此有豫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亡命、言逃亡脫名籍、亡逃、命猶名也、 無賦、言國有銅鹽之利、故民不別徭役、 飲博、言飲酒爲博戲、博局戲也、 爭道、猶言爭局面之線位、 提擲也、 天下同宗、猶言一家、 之往也、」

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

秋請、言爲朝聘、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時吳王不自行、使人代己也、 察見淵中魚、喩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 閉猶掩、 無聊、言計出於不得已、聊、安也、無所安、 更始、言赦己往之事、使得自新、 几、人所凭坐、 几杖、皆病者所用之具也、 踐更、言借人自代爲卒、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爲更、更有三、曰卒更、踐更、過更、卒更、正卒、一月一更也、踐更、借人自代爲卒也、過更、戍當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更雇代戍者也、 與平賈、言踐更當私出雇錢、今吳王欲得人心、官爲平

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

賈與之也、賈・價也、茂材言秀才、避後漢光武帝諱、改秀作茂也、訟音容、言其相容亡人、稱解云、訟字可刪、二十九」

鼂音朝、錯音措、太子・景帝時爲太子也、從容・寬舒貌、可削・言剝削封土、孽子・言鄙妾之子、亟・急也、服・言服喪、私姦・言淫、服舍・言居喪之次、豫字・衍、河間郡・漢書作常山郡、姦・詐也、邪也、諸齊・言膠東等、誂者・呼誘也、言以微言動之、宿夕之憂・言不能寢、不敢自外・言王不自疎於膠西、相親之辭、外・猶疎也、驩心・言結驩之心、驩與歡同、

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

興於姦・言興志於姦、舐・以舌取食也、糠・米皮殼也、舐糠及米・喻削土盡則至滅國、察・督察也、內病・言疾在身中、三十」

累・重之也、言恐懼之狀、適與謫通、億・意度也、瞿然・驚視貌、急・猶迫、言削地之謫、倍・讀爲背、彗音彗、妖星也、光芒參參如掃彗、愁勞・指上文、起者・言天下之亂、所以開聖人、彷徉・猶翱翔、次舍・言所止之舍、須・待也、

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群臣、或聞

什二、言十分之二、太后、膠西王太后也、勿與、言不從其謀盟、謂景王今亦恐不與吳逆也、分之、言分土以與之、正月丙午字、漢書無、膠西字、漢書在膠東上、似是、亦然、言誅吏二千石以倣吳、渠率、言大帥、七國、曰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等、均也、

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

劾繫訊治、指責諸侯使來者、劾、言發其罪狀、繫、言繫之於獄、訊、問以言也、僇、與戮同、誅也、為故、猶言為非、姦宄、詐邪也、言進姦宄、在外曰姦、在內曰宄、詿、誤也、詿、欺也、誤也、社稷、猶言國、社、土神、稷、穀神、志失、志過也、失與佚通、直、當也、王子、長沙王子也、三王、曰淮南・衡山・濟北、言淮南厲王子為王者、搏、當作摶、摶與專通、言統領、沐、洒髮、洗、濯足、言有怨不暇洗沐、入骨髓、喩怨深、髓、骨中脂也、出之、言發兵、振、救也、

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

兵・兵器也、革・言甲冑、爲此者、言爲欲反、

小吏上、添斬抽字讀、更益・言於舊爵外益之、勿因・言不因前封爵、而算之、往往・猶言處處、

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當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

家居、言不在官、竿與算同、計算也、

亡命・言逃亡脫名籍、亡・逃、命猶名也、

屏・退也、

廂・正廄之東西室也、言似箱篋之形、適與簡通、過、責也、

血刃・言殺傷人而刃著血、嘿然・與默然同、

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

給・欺也、

奉宗廟・言奉宗廟之旨、輔親戚・言以親戚之意諭說、

走・赴也、條侯・周亞夫也、六乘傳・未詳、張晏云、傳車六乘也、會兵・言集大兵、劇孟・游俠之士也、

委讀爲餧、言以梁爲餌兵、而委吳也、餧・古餉字、送食也、

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

薄・假也、

多佗利害・言多患害、

推鋒之計・言强勇前進之計、

敝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幷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

亡命・言逃亡之人、
酤・賣酒也、行間・行伍之間也、言加兵士之列、待罪・在職者之謙辭、節・言使者所持之符節、屠・盡殺城中人也、

疽者・五臟不調之所致也、陰滯於陽則生疽、

倍・背也、皋・古罪字、

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則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皋

幣・言錢、吳有銅山、以鑄私錢也、

從・言從親相黨、

宗廟・言在郡縣者、鹵・抄掠、御物・供宗廟之服器、

置・放也、要斬・斬斷其腰之刑、

便宜・言從事便時宜以處之而不必拘法、

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

咱・食也、貢二以レ利誘レ之、」給・欺也、鏦・以矛擬二刺之一也、鏦音窓、

袒・脫二衣袖一也、跣・赤足也、席藉・籍レ地之禮也、藉・禾稭也、稭・藁同、類當・幹類當也、

須・待也、肉袒・脫二衣袖一而露レ肉也、即頭・稽顙也、下押首觸レ地無レ容也、

卒饑數挑レ戰。遂夜薄二條侯壁一。驚二東南一。條侯使レ備二西北一。果從二西北一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レ是吳王乃與二其麾下壯士數千人一夜亡去。度レ江。走二丹徒一。保二東越一。漢使二人以レ利陷二東越一。東越即紿二吳王一。吳王出勞レ軍。即使二人鏦殺レ吳王一。盛二其頭一。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二閩・越一。吳王之衆。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二太尉一。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二齊一。臨菑一也。三月不レ能レ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レ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レ藁。飲レ水。謝二太后一。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覩レ之。已罷。可レ襲。願收二大王餘兵一擊レ之。不レ勝。乃逃入レ海。未レ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レ可二復用一。非レ勝レ漢將、弓高侯、頹當。還王。皆曰。奉レ詔誅二不義一。降者赦二其罪一。復レ故。不レ降者滅レ之。王何處。須以從レ事。王肉袒叩二頭漢軍壁一。謁曰。臣即有レ法。不レ誅。恐二駭百姓一。乃苦二將軍一。遠道至レ于二丹國一。敢請二

菹醢之罪一。弓高侯執二金、鼓一見レ之。曰。王苦二軍事一。願聞二王發レ兵狀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レ事。臣。變二更高皇帝法令一。侵奪諸侯。地。即等以爲不義。恐二其敗一。亂天下。七國發レ兵。且以誅レ錯。今聞レ錯已誅。即等謹以罷レ兵。將軍曰。王苟以レ錯。不レ善。何不二以聞一。及レ未レ有二詔虎符一。擅發レ兵擊二義國一。以此覩レ之。意非レ欲レ誅レ錯也。乃出二詔書一。爲レ王讀レ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即等。死有二餘罪一。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以レ故不レ誅。徙王菑川一。初吳王首反。并二將之一。趙王自殺。濟北王以二勃守一。故得レ不レ誅。徙王二齊。趙後一。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二元王少子、平陸侯、禮一爲二楚王一。續二元王後一。徙二汝南王、非一。王二吳故地一。爲二江都王一。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二父之一。省也。能溝二賦斂一。使二其衆一。以擅二山海之利一。逆亂之萌。自二其子一興。爭レ技發レ難。卒亡二其本一。親レ越謀レ宗。竟以夷隕一。悖錯

封部陽侯、山海利、言鋼山海鹽、爭技、言與太子博爭道、親越、一本作親戚、越、東越、宗、本宗、言漢、夷、滅也、隕、亡也、四十二周制、大國百里、山海、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是也、權首、言爲權謀之主首、豈字、作恐解、

竇音豆、因昆弟、言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爲君臣禮、酣、樂也、言酒宴之半、從容、寬舒貌、言休燕閒暇之時、千秋、指死後之辭、雖與歡同、

卮、杯也、門籍、外家言出入宮殿門之籍、春見曰朝、秋見曰請、

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

室諸之間、添及字讀、王孫、竇嬰字也、寧反詞、十六兩曰斤、

廊、堂下周屋、廡、門屋、財取、言裁度取爲用、財與裁同、

亢禮句、人特敬之也、亢、敵、言不相屈下、

屏、退也。屏去、言隱退、田、一本作藍田、

擁、抱也、相提、言與客提携而論主上之是非、提、携也、兩宮

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

言景帝與太后、蟄將軍、人之發怒、猶蟲之蟄人、蟄、蟲行毒也、毋類言誅滅、無遺類、」桃侯、劉舍也、四十二」

愛、惜也、沾音占、沾沾、輕薄也、自喜、言自喜名、多易、言多輕易之行、持重、言不輕易、後字、漢書無、諸郎、漢書、作諸曹郎、盤盂、二十六篇、黃帝史孔甲所作、」王太后、孝景后、即田蚡姊也、稱制、言太后臨朝聽政也、制書、天子之言、故行天子事、曰稱制、筴與策同、家居、言不在官職、傾者、言踰越而勝之、

等、均也、

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衞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

兼容、言善惡皆善遇之、不失其意、推轂、言升薦之、猶將車者推轂進之、轂、輪之正中、除關、言廢關禁、」服制、言喪服之制、適、讀爲謫、屬籍、宗室之族籍、尙、配也、娶天子女曰尙、

黃、黃帝、老、老子、道家、言學老子之道者、

竇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故曰之東宮、亦曰之東朝、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

勢利一者。皆去二魏其一歸二武安一。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
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二喪事不一レ辦。免。以二武安侯、蚡一爲二丞相一。以二大司農、
韓安國一爲二御史大夫一。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二武安一。武安者貌侵。
生レ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レ位。富於二春秋一。蚡以二帥脈一爲二京
師相一。非二痛折レ節。以レ禮詘之一。天下不レ肅。當二是時一。丞相入奏レ事。坐語移
レ日。所レ言皆聽。薦レ人或起レ家至二二千石一。櫂移二主上一。上乃曰。君除レ吏已
盡。來。吾亦欲レ除レ吏。嘗請二考工地一益レ宅。上怒曰。君何不レ遂取二武庫一。是
後乃退。嘗召レ客。飲。坐二其兄、蓋侯一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レ可下
以二兄故一私撓上一。武安由レ此滋驕。治レ宅甲二諸第一。田園極二膏腴一。而市二買郡
縣器物一。相二屬於道一。前堂羅二鐘、鼓一。立二曲旃一。後房婦女以レ百數。諸侯奉二
金、玉、狗、馬、玩、好一。不レ可二勝數一。魏其失二賢太后一。益疏。不レ用。無レ勢。諸客稍
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レ失。故。魏其日。馳不レ得レ志。而獨厚

名、主レ作二器械一、取武用、帝激聞、貴二盼之一耶。
權也、乃退、隱去而不二復聞一、蓋侯、王后兄王信也、南鄉、漢書作二北鄉一、東鄉、縣位也、魏猶レ阿、甲諸第、言二邸宅有一甲乙次第一、上也、奇麗、肥原也、羅、列也、曲旃、旃曲柄、所以旃二表士衆一也、李、默也、不レ失、言不レ失二善好一。〔四十六〕
夫、字仲孺、進、薦也、〕太尉條侯周亞夫也、時將三十六將軍一、往擊二吳楚一、所言、言二與已一善者、薦、族也、言二大將之旗一、曲折縮レ言二委曲一、亡、失也、

遇二灌將軍一。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二潁陰侯、嬰、舍人一。得レ幸。因進之。至二二千石一。故冒二灌氏一。姓爲二灌孟一。嬰爲二太尉一。請二灌孟一爲二校尉一。夫以二千人一與レ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嬰請レ之。變。變不レ得レ意。故戰常陷レ堅。遂死二吳軍中一。軍法。父子俱從レ軍。有レ死レ事。得二與レ喪歸一。灌夫不レ肯レ隨レ喪歸。曰。願取二吳王若將軍頭一以報二父之仇一。於是灌夫被レ甲持レ戟。募二軍中壯士所レ善願レ從者一。數十人一。及レ出二壁門一。莫三敢前一。獨二人一。及從奴、十數騎。馳入二吳軍一。至二吳將麾下一。所二殺傷一數十人。不レ得レ前。復馳還。走入二漢壁一。皆亡二其奴一。獨與二一騎一歸。夫身一中大創十餘。適有二萬金良藥一。故得レ無レ死。夫創少瘳。又復請二將軍一曰。吾益知二吳壁中曲折一。請復往。將軍壯二義之一。恐レ亡レ夫。乃言二太尉一。太尉乃固止レ之。吳已破。灌夫以レ此名聞二天下一。潁陰侯言之上。上以レ夫爲二

輕重不得、皆レ失二禮敬之差一、輕重禮數之差也、不得皆レ不レ得二其平一、捋、以手擊レ之、使酒皆因レ酒而使レ氣、」右、皆レ卑、陵、辱也、左、皆レ界、約、皆爲同等之禮、稠、多也、衆下添之中字讀、下聲、皆二下等之人一、多重レ之也、」任俠、皆相信而同二是非一、已、皆二許諾必如一其言一已、猶レ必、然諾、皆二許諾一、猶二黠惡也一、」數十百人、皆或八九十人、或百人、一橫、縱、」族滅族之厥也、歌之者、深怨二嫉之一也、

中郎將二數月一坐レ法去レ後家二居長安一、長安中諸公莫レ弗レ稱レ之、孝景時、至二代相一、孝景崩、今上初即レ位、以爲二淮陽太守一、迺元元年、入爲二太僕一、」二年、夫與二長樂衛尉竇甫侯一、輕重不レ得、夫醉捋レ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二太后誅一レ夫、徙爲二燕相一、數歲、坐レ法去レ官、家居長安、灌夫爲レ人剛直、使レ酒、不レ好二面諛一、貴戚諸有レ勢、在レ己之右、不レ欲レ加レ禮、必陵レ之、諸士在レ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レ鈞、稠人廣衆、譍二辱下士一、亦以レ此多レ之、」夫不レ喜二文學一、好二任俠一、已然諾、諸所レ與交通、無レ非二豪傑大猾一、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レ權利一、橫於二潁川一、潁川兒乃歌レ之曰、潁水清、灌氏、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引レ細、批レ根生平甚レ之、後衆レ之者、灌夫亦倚二魏其一、而通二列侯、宗室一、爲二名高一、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二父子一然、相

引相批根、皆レ如二相對一、挽、細而排レ根、批、排也、」引重、皆二相率引而致一、」

有服、皆在二喪服之中一、」從容、寬舒貌、皆間暇之時、仲孺灌夫字也、況與レ況通、賜也、」解、解說也、皆レ辭之、且日、皆明日、益、猶レ皆多、帳與レ張通、張設也、具、皆具二酒食一、」丞、古卒字、旦、皆明日也、上文旦日也、宜往、皆田蚡往二魏其第一、」宅、舊、具馬於車也、」酣、樂也、皆二酒之中一、」屬、付也、相勸之意、皆、欲使丞相舞、從坐上、皆レ不レ起、夫不レ敬於丞相也、扶灌夫、皆使二入引去一、」怨、怨望、

得、「讎甚無レ厭、」恨二相知晚一也、」灌夫有レ服、過二丞相一、丞相從容曰、吾欲レ與二仲孺一過二魏其侯一會、仲孺有レ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二況魏其侯一、夫、具語二魏其侯一、如レ所レ謂武安侯、魏其侯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安敢以レ服爲レ解、請語二魏其侯一、夫人益市二牛酒一、夜灑掃、早帳具、至レ旦平明、令二門下候伺一、至二日中一、丞相不レ來、魏其謂二灌夫一曰、丞相豈忘レ之哉、灌夫不レ懌曰、夫以レ服謂レ宜レ往、乃袒自往迎二丞相一、丞相特前謝許レ灌夫、殊無レ意レ往、及二夫至門一、丞相尚臥於レ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レ過二魏其一、魏其、夫婁治具、自レ旦至レ今未敢嘗レ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忽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二飲酒一、酣、夫起舞、屬二丞相一、丞相不レ起、夫從坐上語侵レ之、魏其乃扶二灌夫一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レ夜、極レ驩而去、」丞相嘗使二籍福請一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レ棄、將軍雖レ貴、寧可二以勢奪一乎、不レ許、灌夫聞、

也。[四十九]」兩人、謂田蚡與竇嬰」設猶詭、好、爲好言」也、易忍、言忍而待」魏其死、何與、言灌夫何與吾請田爲怒」丞相事、言非職事」淮南王金、言蚡云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云々、王大喜厚遺金、與語、言丞相與灌夫交語言、共過失、居間、言和解、間、中間也、燕王女、燕王嘉女也」過、非過也、

上杯稱爲壽、膝席、中以膝跪席上也、喔、不平聲、嘻笑、言願笑、將軍田蚡也、屬之、言以杯觴屬將

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設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

耳、屬、淺者作罷、盛酒也、耳語、言附耳小語、[五十]」臨汝侯、灌賢、毀者、灌賢毀之也、直、價」呫囁、小語聲、東西宮、程不識爲東宮衛尉、李廣爲西宮衛尉」東宮太后所居、長樂宮是也、李將軍地、言程李同號比秩、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陷胷、言刺胸猶不止、麾、招也、坐、坐客、案、抑也、令謝、言使之拜、長史、丞相長史、居室、署名、屬少府、言繫也」棄市、言論死於市與衆棄之也、媿、古愧字、爲資、言爲灌夫之資地、耳目、言伺察灌夫之事、匿其

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

家、言不令家人知之、匿、避隱也、五十二」東朝、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之、往也、爲肺腑、喩爲帝之親戚、倡、女樂、優、俳戲者、腓、誹誤、漢書作誹、不仰之不字、衍、視天、言察天象、畫地、言說地形、二事皆欲爲反之狀也、辟倪、讀爲睥睨、邪視也、言占吉凶之期、兩宮、太后與帝也、双枝爲戟、爲衆之首曰冠、

猾、黠惡也、巨萬、今萬萬、凌轢、言踏踐之、脛、膝以下骨、脛本曰股、披、分也、開也、堅對、猶言確

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

答、五十二」趣音促、局趣、局足、不能行也、轅下駒、駒者、駕著轅下、喩進退不定、若、汝也、藉、踏、言侮辱之、百歲後、指死後、人壽百歲、」魚肉、喩斬殺而食之、」寧、願詞、石人、言常存不死、錄錄、碌碌同、庸衆能無所爲貌、」是屬、猶言是輩、宗室二字、漢書無、外家、言嬰文帝竇皇后從兄子、蚡、景帝王皇后弟、韓安國、字長孺、戟、言共載車、共者、言共治魏其罪、」一老禿翁、言竇嬰、禿、無髮也、首鼠、猶鼠之窺物、一前一却、」不自喜、言不謙遜爲可喜之事、免冠、謝

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

印之狀、解印綬辭官之狀、綬佩印之組、師古、歸印綬於天子、待罪在職之謝辭、多重之、杜閉關、辭密、漸貴、言以文深一一覆之、歸獄、劾告法有罪也、緊、音繫於獄、都司空、宗正屬官、主詔獄、常法通、便宜、音不拘常法、族音族跌、天子崩曰大行、大行無遺詔言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家丞封、音以家丞印封遺詔也、矯、托音、即詐也、謀市、音論死於市、論音論罪、陰即之陰、疑行、惡恨怒、狂、風病、蜚語、音無根而至、張古飛字、十二月晦、

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張晏云、若日月者、見春寒至恐過赦贖之也、呼服、音効號呼謝服罪、此武安侯恬也、務衿、蔽膝也、覺、音反、許發覺、晏怨、君崩之醉、音臣子之心、猶諱言宮車晏駕而晚出、[五十四]決筴、音馳入吳軍、欲報父之仇、日月之際、音泄、武帝即位、極在王后之際食、不知時變、音發、太后崩、而極在王太后、術、學術也、禍所從來、音禍由太后、

持重、音沈重不輕易、留二千石、漢制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

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今梁得自置相也、僭擬也、言上比於天子、案、史記、大長公主、景帝姊也、省視也、七國、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齊者、菑川・膠西・膠東・菑川・濟南、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合從、言約而相親、」膝頓、著地也、所見者、尚順細也、大、言父兄皆爲帝王、」蹕止行者、以清道也、」警、謂警令戒廟也、皆天子出入之儀、佗、誇也、夸與誇同、大免冠、謝罪之禮、

抵、至也、死、死火餘燼也、然、燒也、爲、小便、

徒中、即徒之中、而汝也、肉袒、脫衣袖、以露肉也、服、即之禮也、治、言治罪、

稟、求也、授也、

辭、言辭於漢使、賜死、安國自謂也、

摠二相一、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レ善也、太后知二帝ノ不一レ善、乃怒二梁使者一、弗レ見、案、責王所レ爲、韓安國爲二梁使一見二大長公主一而泣曰、何梁王爲二人子一之孝、爲二人臣一之忠、而太后皆弗レ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レ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二艱難一、梁王念二太后一、帝在レ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脫送二臣等六人一、將レ兵擊卻二吳・楚一、吳・楚以レ故兵不二敢西一、而卒破二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二小節苛禮一責二望梁王一、梁王父兄皆帝王、所レ見者大、故出稱レ蹕、入言レ警、車旗皆帝所レ賜也、即欲レ以二侘鄙縣一、驅二馳國中一、以夸二諸侯一、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レ知レ所レ爲、何梁王之爲レ子孝、爲レ臣忠、而太后弗レ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二太后一、太后喜曰、爲レ言二之帝一、言之帝心乃解、而免レ冠謝二太后一、曰、兄弟不レ能二相教一、乃爲二太后一遣レ憂、悉見二梁使一、厚賜レ之、其後梁王益親レ漢、太后、長公主、更賜二安國一、可二直千餘金一、名由レ此顯、結レ於レ漢、」其後安國坐レ法抵レ罪、蒙、獄吏、田甲辱二安國一、安國曰、死灰猶不二復然一乎、田甲曰、然即溺レ之、居レ無レ何、梁內史、缺、漢使下使者押二安國一、爲中梁、內史上、起二徒中一、爲二二千石一、田甲亾走、安國曰、甲不レ就レ官、我滅二而宗一、甲因肉袒、謝レ安國、安國笑曰、可レ溺矣、公等足二與治一乎、卒善遇レ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二齊人一、公孫詭、說レ之、欲三請以爲二內史一、竇太后聞、乃韶レ王以二安國一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二孝王一、求下爲二帝太子一、及益レ地事上、恐漢、大臣不レ聽、乃陰使下人刺殺中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二詭、勝等一、計畫、乃遣二使捕一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レ梁、相以下舉レ國大索、月餘不レ得、內史、安國、聞二詭、勝一匿二孝王一、所、安國入、見レ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レ以二復臣一、故事紛紛至レ此、今詭、勝不レ得、請辭賜レ死、王曰、何至レ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二皇帝一、孰與太上、皇之與二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

一言過。如淳云。景帝嘗屬諸姫子。太子母栗姫。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姫憂死。宮垣事。言坐侵廟壖地爲宮。
撓。曲也。枉也。
晏駕。言天子崩。
攀。自下援上。
漢以一斤爲一金。斤。四兩。直二千五百文也。

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擧。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

倍。背也。負。恃也。
不屬者。言不內屬於中國。
罷。疲同。極矢。言矢勢之極。極猶衰。魯縞。魯國之縞尤薄。縞。絹精白者。漂與飄通。鴻毛。喩至輕。大曰鴻。小曰鴈。
者。言以貲財武力雄於鄉曲者。聶。姓。翁。老人稱。壹。名。令丞。縣有令。有丞。長吏也。

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聞得。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下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可擄。

引兵罷上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兼不敵。虜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滅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車。塞天子議。欲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

柔下。添蓋字讀。

觀。一作祇。適也。但也。」

逗。留止。撓。屈服。

漢以二一斤爲一金。斤。四兩。

咯。叶韻也。

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一貶所之間。

漢書有然字。

國器。猶二國士之國。非器用重大。可施二於國政一。奉引。言爲二天子一

嗇引、（痙病足、盲ノ爲ノ跛、文十二）
贖、盲ニ以ノ財拔ノ罪、
略、取也、
田、治ノ田也、
贍、亦資也、
斥、黜也、揆也、
壯、年少也、將也、盲ノ主ノ監ニ將也ニ、
忽忽、忘貌、
嘔、吐也、

侯、薛澤ヲ爲ニ丞相ニ、安國病免ス數月ニ、甯愈ニ、上復以ニ安國ヲ爲ニ中尉ニ、歲餘ニ、徙ヲ爲ニ衞尉ニ、車騎將軍、衞青、擊ニ匈奴ノ出ニ上谷ニ、破ニ胡龍城ニ、將軍、李廣、爲ニ匈奴ノ所ニ得ニ、復失レ之ニ、公孫敖、大ニ入レ卒ニ、皆嘗レ斬ニ、賜ヲ爲ニ庶人ニ、明年ニ、匈奴大ニ入レ遼ニ、殺ニ遼西太守ニ、及ニ入ニ雁門ニ、衞尉、安國、爲ニ材官將軍ニ、屯レ於漁陽ニ、安國、捕ニ生虜ニ、言ニ匈奴遠去ニ、即上書言ニ、方ニ田作時ニ、請且罷ニ軍屯ニ、罷ニ軍屯ニ」月餘ニ、匈奴大ニ入ニ上谷ニ、漁陽ニ、及ニ奮擊ニ而去ニ、天子聞レ之ニ、怒ニ、使ニ責讓安國ニ、徙ニ安國ニ、益東屯ニ右北平ニ、是時ニ、匈奴、虜ニ、言ニ、當レ入ニ東方ニ」、安國始爲ニ御史大夫ニ、及ニ護軍ニ、後稍ニ、斥疏ニ、下遷ニ、而新幸ニ、將軍、衞青等有レ功ニ、益貴ニ、安國既ニ疏遠ニ、默默也ニ、將レ屯ニ、又爲ニ匈奴ニ所ニ欺ニ、失ニ亾多ニ、甚自愧ニ、宰レ得ニ罷ニ、歸ニ、乃益東徙レ屯ニ、意忽忽不レ樂ニ、數月ニ、病嘔レ血死ニ、安國以ニ元朔二年中ニ卒ニ、

太史公曰ニ、余與ニ壺遂ニ、定ニ律歷ニ、觀ニ韓長孺之義ニ、壺遂之深中隱厚ニ、世之言ニ梁多ニ長者ニ、不レ虛哉ニ、壺遂官至ニ濟事ニ、天子方倚以爲ニ漢相ニ、會ニ遂卒ニ、不レ然ニ、壺遂之內靡行脩ニ、斯レ夠ニ、君子也ニ、

中、盲ニ心中ニ、律、音律ニ、歷、曆法ニ、長者、有ニ德益之稱ニ、
夠、句、曲レ身也、盲ニ語慎ニ、
受射、盲レ受ニ射法ニ、故、舊也、
甯家子、盲レ非ニ醫巫商賈百工ニ、
秩、盲ニ依ニ班秩ニ受ニ祿ニ、秩、次序也、從行、盲レ從ニ遊獵ニ、折關、盲ニ衝陷之勢ニ、關門牡也、漢以ニ戶數ニ格、敵也、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ニ李信ニ、秦時爲レ將、逐ニ得ニ燕太子丹ニ者也、故槐里徙ニ成紀ニ、廣家世世受レ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ニ蕭關ニ、而廣以ニ良家子ニ、從レ軍擊レ胡、用ニ善ニ騎射ニ、殺ニ首虜ニ多ニ、爲ニ漢中郎ニ、廣從弟李蔡、亦爲レ郎、皆爲ニ武騎常侍ニ、秩八百石、嘗從レ行、有レ所ニ衝陷折關ニ、及ニ格ニ猛獸ニ、而文帝曰、惜乎、子不レ遇レ時、如ニ令ニ子當ニ高帝ニ、時ニ萬戶侯豈足レ道哉ニ、及ニ孝景初立ニ、廣爲ニ隴西都尉ニ、徙爲ニ騎郎將ニ、吳楚軍時、廣

稍三侯騎、戸租二百餘云、道・官也、官稍道、六十三」梁王句、官皮爲二漢將、私受二梁印、故不レ得レ賞也、爲上泣猶レ爲レ呂后泣之泣、官二特賜一哀於上、無双・官二天下之士、他無レ所レ比、負・恃也、亡・失也、中貴人・内臣之貴幸者、」勒・官レ定二軍令約束一以制レ之、縦者・官二放縦馳騁一、雕・一名鷲、大鷲鳥、驍三人・官二疾驍而遠レ之、亡・失也、奮・官下勇二出其騎一猶中鳥之張レ翼、誘騎・官レ以二其少一爲中誘レ敵者、

大將軍、一本無二將字一、

誘之・漢書作二之誘一、六十四」前・進也、

堅其意・官レ堅レ其以爲二誘騎之意一堅・猶レ言レ確、」監視、幷・古並字、縦・放也、

取之・官レ欲レ夜襲以取二胡兵一之徒也、武帝・諡、

部伍・官二隊伍之分制一、」行陣・官二行軍之陣法一、」人所レ譏曰レ也、便・安利、刁斗・温器有レ柄、受二一斗一、昼飲飲食二夜

爲二驍騎都尉一。從二太尉亜夫一擊二呉楚軍一。取レ旗。顯二功名一。昌邑下一。以二梁王授二廣將軍印一。還。賞不レ行。」徙爲二上谷太守一。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レ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二其能一。數與レ虜敵戰。恐亡レ之。於レ是乃徙爲二上郡太守一。後廣轉爲二邊郡太守一。徙二上郡一。嘗爲二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一。皆以二力戰一爲レ名。」匈奴大入二上郡一。天子使二中貴人一從レ廣勒二習兵一擊二匈奴一。中貴人將二騎數十一。縦見二匈奴三人一。與レ戰。三人還射。傷二中貴人一。殺二其騎一。且レ盡。中貴人走レ廣。廣曰。是必射レ雕者也。廣乃遂從二百騎一往馳三人一。三人亡レ馬。歩行。行」數十里。廣令二其騎張一左右翼一。而廣身自射二彼三人一。者殺二其二人一。生得一人一。果匈奴射レ雕者也。已縛レ之。上レ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レ馳レ還走。廣曰。吾去「大軍一數十里。今如レ此。以二百騎一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レ我爲二大將軍一誘二之。必不二敢擊一我。廣令二諸騎一曰。前。未「到二匈奴陳一二里所一止。令曰。皆下レ馬解レ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レ急。奈何。廣曰。彼虜以レ我爲レ走。今皆解レ鞍。以示レ不レ走。用堅二其意一。於レ是胡騎遂不二敢擊一。有二白馬將一出誰二其兵一。李廣上レ馬。與二十餘騎一奔射二殺胡一。白馬將一而復還至二其騎中一。解レ鞍。令二士皆縦レ馬臥一。是時。會レ暮。胡兵終怪レ之。不二敢擊一。夜半時。胡兵亦以爲下漢有レ伏二軍於旁一。欲中夜取レ之。胡皆引レ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二其大軍一。大軍不レ知二廣所一之。故「非レ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二廣名將一也。於レ是廣以二上郡太守一爲二未央衛尉一。而程不識亦爲二長樂衛尉一。程不識故與二李廣一俱以二邊太守一。爲二將軍一屯。及二出擊一胡。而廣行無二部伍一。就二善水草一屯。舍止。人人自便。不下擊二刁斗一以自衛上。莫府省二約文書籍事一。然亦遠二斥候一。未レ嘗遇二害。程不識正二部曲一、行伍、營陣一。擊二刁斗一。士吏治二軍簿一。至レ明。軍不レ得二休息一。然亦未レ嘗遇レ害。不識曰。李廣

軍極簡易。然卒犯レ之。無二以禁一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二爲レ之死一。我軍雖二煩擾一。然虜亦不レ得レ犯レ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二名將一。然匈奴畏二李廣之略一。士卒亦多樂レ從二李廣一。而苦二程不識一。程不識孝景時。以二數直諫一爲二太中大夫一。爲レ人廉。謹レ於二文法一。」後漢以二馬邑城一誘二單于一。使二大軍伏二馬邑旁谷一。而廣爲二驍騎將軍一。領二護軍將軍一。是時單于覺レ之。去。漢軍皆無レ功。其後四歲。廣以二衛尉一爲二將軍一。出二雁門一。擊二匈奴一。匈奴兵多。破二敗廣軍一。生得レ廣。單于素聞二廣賢一。令レ曰。得二李廣一必生致レ之。胡騎得レ廣。廣時傷。病。置二廣兩馬間一。絡而盛臥レ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二其旁有一胡兒騎一善馬一。廣暫騰而上二胡兒馬一。因推レ墮レ兒。取二其弓一。鞭レ馬南馳數十里。復得二其餘軍一。因引而入レ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レ之。廣行取二胡兒弓一。射殺レ追騎一。以レ故得レ脫。於レ是至レ漢。漢下二廣吏一。吏當レ斬。贖爲二庶人一。」頃レ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二屏レ野居一。藍田、南山中射レ獵。嘗夜從二一騎一出。

從レ人田間飲。還至二霸陵亭一。霸陵尉醉。呵二止廣一。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レ得二夜行一。何乃故也。止レ廣宿二亭下一。居無レ何。匈奴入殺二遼西太守一。敗二韓將軍一。韓將軍後徙二右北平一。於レ是天子乃召拜レ廣爲二右北平太守一。廣即請二霸陵尉一與俱。至レ軍而斬レ之。廣居二右北平一。匈奴聞レ之。號曰二漢之飛將軍一。避レ之。數歲不レ敢二入右北平一。廣山獵。見二草中石一。以爲レ虎而射レ之。中レ石沒鏃。視レ之。石也。因復更射レ之。終不レ能二復入一レ石矣。廣所レ居郡。聞レ有レ虎。嘗自射レ之。及居二右北平一。射レ虎。虎騰傷レ廣。廣亦竟射二殺之一。廣廉得二賞賜一。輒分二其麾下一。飲食與レ士共レ之。終二廣之身一。爲二人不一レ自レ矜。千石以下。善レ射。亦天性也。雖二其子孫、他人學者一。莫レ能レ及レ廣。廣、訥口少レ言。與レ人居一。則畫レ地爲二軍陣一。射レ闊狹一。以飲レ酒。飲レ酒以レ射爲レ戲。數十人。廣之將レ兵。乏絕

擊持行、刁音貂、猶レ鏡也、莫府、音二將軍所レ在、張レ幕居レ之、文書繩、凡繩記識錄也、斥候、音二昌兒一、斥、遠也、候、視也、部曲、音二分部隊制一、曲、小部也、六十五」卒犯之卒、倉卒、佚、與レ逸同、隨軍將軍、韓安國也、

絡、音二以レ繩絞レ之、

睨、邪視也、瞻、視貌也、

行、獨二行步一、音二下孟一、且取レ弓以射也、

當、音レ去聲、即、順、以レ財救レ罪也、家居、音レ不レ在二官職一、六十六」潁陰侯灌嬰孫、名彊、」屏、退隱也、故、音二故將軍一、

韓將軍、名安國、右北下、漢書有二死。字一、是也、餘者、音レ如二餘謂一之餘、

鍭、矢鏃也、

穿、與レ穿通、

猨臂、音二院如一猿通レ肩、

鈌、音レ缺、

射二闊狹一、謂以レ射二狹者一

爲勝也、竟死・猶言至死、六十七」竟・終也、苛・煩細也、
大將軍・衛青也、率音律・法令也、首虜率・言充軍功封賞之科也、
北左右・言出圍外、
持滿・言引滿弓以不發矢、大黃・弩名、解・與懈通、怠也、自如・言無異猶言如舊、治軍・言巡部曲整行陣、

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

幾・殆也
軍功自如・言功過正相當、即失亡多而殺虜亦過當也、
中率・言充封賞之科、下中・言人品在下等之中、
九卿・曰太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三公・曰丞相・大尉・御史大夫、望氣・言望雲氣以占吉凶術者、燕・言閒暇之時、中人・言中庸之人、相・人相、命・天命、
恨・猶悔、

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

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

走・趨也、非・合也、

也行・言以二水草少一不レ可二辨識一而行、結髮、成人之稱、言二始勝一冠、古者二十而冠、

先死・言二致死一而欲レ取二單于一、數奇・言二命數不一遇、所謂薄幸也、所欲・言レ欲レ出二單于一、與俱・言與レ青俱行之莫府三字一讀、既、盡、衍、似レ是、部・部曲、廣所レ帥之隊、食・音嗣、食其・趙食其也、導・言二導引一、或與レ惑同、迷路也、後・不レ及レ期也、

橫波、曰レ絕、幕・漠通、沙漠也、

糒・行軍之糧、乾飯也、」醪・音勞、濁酒也、遺・贈也、曲折・猶レ言二委曲一、

簿文狀也、言二簿記以言一其卒伍者、

回遠・言二路迂迴而遠一、」刀筆吏・言二古者書用一レ刀削之、故爲二吏者一用レ刀與レ筆也、頭・頭髮也、言レ割レ鄭、哀之發レ聲無レ涕曰レ哭、嘔・以レ財救レ卹也、婿・音細、」

遺腹子・言二父沒而生者一、孝景園・景帝廟園、壖・廟外垣內之游地、閭內侯・言レ有二侯號一而不レ封以二國邑一者、戶租・二百餘云、

所二以不一レ得レ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大出レ塞二匈奴一。廣數自請レ行。天子以爲レ老。弗レ許。頃之。以爲二前將軍一。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二大將軍一青一擊二匈奴一。出レ塞。青捕二虜知一レ單于所一レ居。乃自以二精兵一走レ之。而令下廣幷レ於二右將軍一上。廣自請曰。臣部爲二前將軍一。今大將軍乃徙レ令二臣由二東道一。且臣結髮而與二匈奴一戰。今乃一得レ當二單于一。臣願居レ前先死二單于一。大將軍青亦陰受二上誡一。以爲李廣老。數奇。毋レ令レ當二單于一。恐不レ得レ所レ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レ侯。爲二中將一從二大將軍一。大將軍亦欲レ使二敖與一レ俱。當二單于一。故徙二前將軍廣一。廣時知レ之。固自辭レ於二大將軍一。大將軍不レ聽。令二長史封一レ書與レ廣之莫府。曰。急詣レ部如レ書。廣不レ謝二大將軍一而起行。意甚怏怏而就レ部。引レ兵與二右將軍一合。食其合レ軍出二東道一。軍亡レ導。或失レ道。後二大將軍一。大將軍與二單于一接レ戰。單于遁走。弗レ能レ得。而還。南經レ幕。遇二前將軍一。右將軍廣已見二大將軍一。還入レ軍。大將軍使下長史持二糒醪一遺上廣。因問二廣食其一失レ道狀一。青欲三上書報二天子一。軍曲折。廣未レ對。大將軍使二長史急一。責二廣之一幕府一。對レ簿。廣曰。諸校尉無レ罪。乃我自失レ道。吾今自上レ簿。至二莫府一。聞二其麾下一。曰。廣、結髮與二匈奴一小七十餘戰。今幸從二大將軍一出二接二單于一兵一。而大將軍又徙二廣部一行回遠。而又迷失レ道。豈非レ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レ能レ復對二刀筆吏一之。遂引レ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レ之。知與不レ知。無二老壯一皆爲垂レ涕。而右將軍獨下レ吏。當レ死。贖爲二庶人一。」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レ郎。天子與二韓嫣一戲。嫣少不レ遜。當戶擊レ嫣。嫣走。於レ是。天子以爲レ勇。當戶早死。拜レ椒爲二代郡太守一。皆先レ廣死。當戶有二遺腹子一名陵。」廣死レ軍。時。故從二驃騎將軍一。廣死。明年。李蔡以二丞相一坐レ侵二孝景園壖地一。當下レ吏。治上。蔡亦自殺。不レ對レ獄。國除。」李敢以二校尉一從二驃騎將軍一。

恨者、言交李陵抱恨而自殞、無何者、言未多時、上雅痛地形高、故曰上、胡三省云、雅、衍字、此說、上指天子、陵還、陵陁也、言漸下、

走、赴也、

兵、言矛戟之屬、

難二胡左賢王一力戰。奪二左賢王鼓旗一斬レ首多。賜二爵、關內侯一食レ邑二百戶。代レ廣爲二郎中令一頃レ之。怨二大將軍青之不レ肯レ用レ己。至二甘泉宮一獵。驟騎將軍、去病、與レ青有レ親。身殺敢レ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二鹿觸殺一之。居レ歲餘。去病死。而敢有レ女爲二太子中人一。愛幸。敢男禹、有レ寵於二太子一。然好レ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爲二建章監一。監二諸騎一。善レ射。愛二士卒一。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レ將二八百騎一。嘗深入二匈奴一二千餘里。過二居延一。視二地形一。無レ所レ見。虜而還。徑レ爲二騎都尉一。將二丹陽楚人五千人一。教二射酒泉、張掖一。以屯二衛胡一。數歲。天漢二年一。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二三萬騎一。擊二匈奴右賢王一。祁連天山一。而使下陵將二其射士、步兵五千人一。出二居延北一。可二千餘里一。欲下以分二匈奴兵一。毋レ令二專走一。貳師一也。陵既至レ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二擊陵軍一。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レ殺二傷匈奴一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レ到二居延一百餘里一。匈奴遮レ道。陵食乏。而救兵不レ到。虜急擊。招二降陵一。陵曰。無面目報二陛下一。遂降二匈奴一。其兵盡沒。餘亾散得レ歸レ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レ陵。素聞二其家聲一。及レ戰。又壯。乃以二其女一妻レ陵。而貴レ之。漢聞。族二陵母、妻、子一。自レ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二門下一者。皆用爲レ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レ令而行。其身不レ正。雖レ令不レ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二李將軍一。悛悛如二鄙人一。口不レ能二道辭一。及二死之日一。天下知與レ不レ知。皆爲二盡哀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二士大夫一也。諺曰。桃、李、不レ言。下自成レ蹊。此言雖レ小。可二以諭一レ大也。

狹、言陝陗之地、

族、言族誅、

傳、論語子路篇、不令、指二廣不レ能二道辭一、悛與恂同、言恂恂誠慤貌、道、言也、桃李、有二花實之美一、以喻二德之誠實一也、蹊、逕也、諺與レ喻同、皆

淳維師古云、以殷時、始奔北邊、山戎、獫狁、葷粥、皆匈奴別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一說、以上當作以下、似是、橐駝音託佗、背肉隆高似橐、故曰橐駝、驢音盧、似馬長耳、贏驢父馬母所生、駃騠北狄所產良馬、生七日、超其母、駒駼獸如良馬、色青、駼音徒、驒音顛、驒騱似馬而小、水草畜牧之所資也、內曰城、外曰郭、鐵音瀉、引也、鋋小矛鐵柄也、有毛曰皮、去毛曰革、旃裘、獸毛之裘、旃、氈也、音以編皮爲氈者、

匈奴列傳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駃騠。駒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亾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受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

稷官、農官也、言公劉、后稷曾孫、失其世官、周語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與此文異、又公劉勤民事、事見大雅、變化也、言化西戎之俗、亶父、公孫九世孫、岐、山名、

七十四

周、周國、畎戎、一曰犬戎、鄗與鎬同、所謂鎬京也、荒服、言去王城遠、荒裔之地、荒、荒野、服、服其職業、禹貢所謂荒服也、甫刑、呂侯以穆王命、所作刑法也、辟、罪、驪音離、穫音護、釐音僖、氾音凡、黜、退也、

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蓋謂此也。至於太原。出入「興」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周。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縣諸。綿諸。戎翟。駹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幷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

句音鉤、句注山名、

陰館縣名、

曠野、當項問宮、作虜、當也、猶禦、禦猶防、辭也、以下小雅、六月篇、至於太原、逐出之之辭、與官車以下、小雅出車篇、彭彭車馬盛貌、城、音盈、築城守之、朔方北方也、攘猶卻、開除也、

圉音魚、縣音昆、緜音眠、胸音呼、

蠶食、猶蠶之食桑葉、言稍々侵奪、宣太后、秦昭王母也、亂、言姦淫、

塞、邊界也、言阻險隔其國者、

卻、退也、

冠帶、言被文服衣冠束帶之即、七者、秦、楚、燕、齊、韓、魏、趙、三國、曰燕、趙、秦、六國、曰楚、燕、齊、韓、魏、趙、河南此北河、在朔方、

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

適音謫、罰責也、適戍、言從罪人爲戍兵、

十七

直道、所謂直馳道也、塹、城垣也、繕、補也、此所謂長城也、單于、匈奴天子之稱、單音蟬、單于、廣大貌、言其象天單于然、頭曼、單于名、冒頓音沒突、又音墨特、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之稱、

鏑音的、矢鋒也、鳴鏑、言矢鏑飛則鳴者、習、習射也、勒、言以軍令約束兵卒、

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亾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

冒頓自立、徐廣云、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

間、隔也、甌脫、土穴也、言境上斥候之室爲甌穴者、

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

樓煩・白羊二王、皆居河南、故曰河南王、此河南・北河也、

兵革・言厭、刀矛之屬、革・甲冑也、控弦・言能引弓者、控・引也、尙・久遠也、

谷音鹿、蠡音離、

賢以之間、漢書有王字、

直・當也、

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往・漢書作以東、

匈奴單于所都稱曰庭、大國・劉敬云、衍國字、

相封・一作相將、似是、

籠城・一本作籠城、先・祖先也、蹛林・地名、蹛音帶、課比・言比校以計之、人畜計・言人畜之數、沒入・言收奪其財產、軋・車所踐也、軋・言輾轢其骨節、左・以左爲尊也、槨・外棺也、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封樹・言墓封高土、種以樹木、數千百人・言或數千人、或百人、數千・漢書作數十、卮音支、杯也、受四升、生得曰鹵、斬

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刀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候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

昔曰樓、蘭與ニ虜同、
匈僕曰奴、女曰妳、
冒敦漢書作ニ包敦ニ、據ニ
漢音ニ則冒當レ訓レ頓、
瓦解、喩ニ散亂ニ、
扶輿、音扶以、乘服之ニ、
射音石、

墮指、音ヲ因ニ寒凍ニ而病
至ニ失レ指、十二三、音ニ
十八之中二三人、
瘃病也、疲也、

白登在ニ平城東南十
餘里ニ、鮑氏縻レ繞也、
騧音瓜、黃馬也、驪
音離、黑色、騂赤也、
遺贈也、

持滿、音ヲ引ニ滿弓ニ而不ニ
發、鄉、向也、
傳矢、音ヲ注レ矢、傳、附也、
解角、音ニ解レ圍之一角ニ、
倍、背也、

縠、絶也、精者曰レ綈、粗
曰レ縠、謂ニ内衣ニ韜レ絮者、
與ニ其外膜ニ雜ニ爲之ニ、
繒、帛之總名、

匈奴者、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ニ山戎、獯鬻、葷粥ニ、居ニ於北蠻ニ、隨ニ畜移徙ニ、其畜之所レ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蹏輕、善ニ走險阻ニ、兼ニ有ニ驢、騾、駃騠、騊駼、贏、蛩蛩、驒騱、騵馬ニ、其俗、寬則隨レ畜、因レ射獵ニ禽獸ニ以自食、急則人習レ攻戰ニ、以侵伐爲ニ天性ニ、其長老傳ニ世而不ニ相及ニ也、

自ニ淳維ニ以下、二十餘世、
及ニ頭曼ニ、
及、至也、

頭曼不レ勝ニ其子ニ、而以ニ冒頓ニ爲ニ太子ニ、後得ニ一善馬ニ、欲レ以レ代ニ冒頓ニ、乃使ニ冒頓ニ質ニ於月氏ニ、冒頓既得レ質、而盜ニ其善馬ニ、歸ニ殺其父頭曼ニ、及ニ其後母與ニ弟及大臣之不レ從レ己者ニ、遂自立爲ニ單于ニ、

冒頓既立、而東胡彊盛、聞ニ冒頓殺ニ父自立ニ、乃使レ使謂ニ冒頓ニ欲レ得ニ頭曼時有名馬ニ、冒頓問ニ羣臣ニ、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發レ兵攻ニ之ニ、

東胡、在ニ匈奴東ニ、故曰ニ東胡ニ、

東胡王愈驕而西侵、與ニ匈奴ニ中間棄地千餘里ニ、各以ニ其地ニ爲ニ守ニ、莫ニ居焉ニ、東胡使レ使謂ニ冒頓ニ曰、匈奴所ニ與我ニ界ニ中閒曠地、匈奴非ニ能有ニ也、我欲レ有ニ之ニ、冒頓問ニ羣臣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レ之亦可レ、或曰、地者國之寶也、奈何予レ之、皆怒、冒頓曰、奪ニ人地ニ者何以爲レ辭、與ニ羣臣ニ有ニ言ニ予ニ地者ニ斬ニ之ニ、冒頓乃上馬令ニ國中ニ後レ者斬ニ之ニ、遂東襲ニ擊東胡ニ、東胡初輕ニ冒頓ニ、不ニ爲ニ備ニ、冒頓既至、虜ニ其王ニ、盡并ニ其人民ニ、

東胡王、名ニ未ニ聞ニ、
并、兼也、

既破ニ東胡ニ、西擊ニ月氏ニ、南并ニ樓煩、白羊河南王ニ、悉復收ニ秦所レ奪匈奴地ニ、與ニ中國ニ北以ニ河爲ニ界ニ、

樓煩、白羊、皆胡國名、
秦所レ奪匈奴地、謂ニ蒙恬逐ニ匈奴ニ、收ニ河南地ニ、築ニ城以爲ニ塞ニ、

是時漢初定ニ中國ニ、徙ニ韓王信ニ於ニ太原ニ、以備ニ胡寇ニ、冒頓以ニ其地ニ近ニ故、侵ニ信ニ、信數使ニ使ニ匈奴ニ、匈奴大攻ニ圍馬邑ニ、韓王信降ニ匈奴ニ、匈奴得レ信、因引レ兵南踰ニ句注ニ、攻ニ太原ニ、至ニ晉陽下ニ、高帝自將レ兵往擊レ之、會ニ冬大寒ニ、雨ニ雪ニ、卒之墮レ指者十二三ニ、於是冒頓詳敗走、誘ニ漢兵ニ、漢兵逐ニ擊之ニ、冒頓縱ニ精兵四十萬騎ニ、圍ニ高帝ニ於ニ白登ニ、七日、漢兵中外不レ得ニ相救ニ、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北方盡駵馬、南方盡騏馬、高帝乃使ニ使間厚遺ニ閼氏ニ、閼氏乃謂ニ冒頓ニ曰、兩主不ニ相困ニ、今得ニ漢地ニ而單于終非ニ能居レ之也、且漢王亦有ニ神ニ、單于察レ之、冒頓與ニ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ニ期ニ、而黃、利兵又不レ來、疑ニ其與レ漢有レ謀、亦取ニ閼氏之言ニ、乃解ニ圍之一角ニ於レ是、高帝令ニ士皆持レ滿傅レ矢外鄉ニ、從ニ解角直ニ出ニ、竟與ニ大軍ニ合、而冒頓遂引レ兵而去、漢亦引レ兵而罷、使ニ劉敬結ニ和親之約ニ、是後韓王信爲ニ匈奴將ニ、及趙利、王黃等數、倍レ約侵ニ盜代雲中ニ、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ニ韓信ニ合レ謀、擊レ代、漢使ニ樊噲往擊レ之、復拔ニ代雁門、雲中、郡縣ニ、不レ出レ塞、是時匈奴以ニ漢將、兵往降ニ故、冒頓常往來侵ニ盜代地ニ於レ是漢患レ之、高帝乃使ニ劉敬奉ニ宗室女公主ニ爲ニ單于閼氏ニ、歲奉ニ匈奴ニ絮、繒、酒、米、食物ニ各有レ數、約爲ニ昆弟ニ、以和親ス、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ニ其黨數千人ニ降ニ匈奴ニ、往來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ニ書遺ニ高后ニ妄言、高后欲レ擊レ之、諸將曰、以ニ高帝賢武ニ、然尚困レ於ニ平城ニ、於レ是高后乃止、復與ニ匈奴ニ和親ス、至ニ孝文帝初立ニ、復修ニ和親之事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ニ河南地ニ、侵ニ盜上郡、葆塞蠻夷ニ、殺ニ略人民ニ、於レ是孝文帝詔ニ丞相、灌嬰ニ發ニ車騎、八

塞、塞也、
蠻夷、音ヲ來ニ屆漢ニ之蠻夷、居ニ邊塞ニ自保守者ニ、葆與レ堡通、略、取也、

無恙・言レ無二憂病一相慰問之辭也、稍・副也、」合歡・言二共結一歡親一、不時・言レ不レ告二單于一、二主・漢皇帝與二匈奴單于一、謹書・言二貢職之書一、謹貢也、不來・言二匈奴使不來還一、漢拘二留使一也、鄭國・單于自謂也、

優・恤也、

縶他・即路駝、能負二重物一之獸也、翫・可レ翫レ車之馬、一車駕二四馬一、故曰レ駟、

舍・居止也、置之言レ使二吏民還舍一、」新望・塞下地名、」

鹵・音魯、地不レ生レ物曰レ鹵、

無恙・相慰問之辭也、

陳・貢也、

衣恙・言二結合歡親之意一、服・飾古云、天子自所レ服也、繡音秀、畫繢五采備也、袷・衣無レ裏也、繒裕綺衣、以レ綈爲レ裏、綺爲レ裏

萬五千・詣二高奴一擊二右賢王一、右賢王走出レ塞、文帝幸二太原一、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二丞相擊一レ胡之兵一、其明年、單于遺二漢書一曰、天所レ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レ恙、前時皇帝言二和親事一、稱二書意一、合レ歡、漢遣吏侵二侮右賢王一、右賢王不レ請、聽二後義盧侯、難氏等計一、與二漢吏一相距、絕二二主之約一、離二兄弟之親一、皇帝讓書再至、發レ使以レ書報、不レ來、漢使不レ至、漢以二其故一不レ和、隣國不レ附、今以二小吏之敗一約、故罰二右賢王一、使之西求二月氏一擊レ之、以二天之福一、吏卒良馬、壯力、以滅二月氏一、盡斬殺降下之、定二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一、皆以爲二匈奴一、諸引レ弓之民、并爲二一家一、北州已定、願寢レ兵休レ士、卒養レ馬、除二前事一、復故約、以安二邊民一、以應二始古一、使下少者得レ成二其長一、老者安二其處一、世世平樂、未レ得二皇帝之志一也、故使二郎中係一雩一淺、奉レ書、請二獻二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駙二匈奴近塞一、則且詔二吏民一遠レ舍、使者至、即遣レ之、以二

六月中來至二新望之地一、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二月氏一、乘レ勝、不レ可レ擊、且得二匈奴地一、澤鹵、非レ可レ居也、和親甚便、漢許レ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二匈奴書一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レ恙、使二郎中係一雩一淺、奉レ書請二後義盧侯、難氏等計一、絕二二主之約一、離二兄弟之親一、漢以レ故不レ和、鄰國不レ附、今以二小吏敗一約、故罰二右賢王一、使レ無レ負レ約、有レ信、敬如二單于一、書、使者言、單于若稱二書意一、明告二諸吏一、使レ無レ負レ約、有レ信、敬如二單于一、書、使者言、單于自將レ國有レ功、甚苦二兵事一、服・繒袷、綺衣、繡袷、長襜、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一具一帶一、黃金一斤一、錯、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綈各、

也、綺、文繒、繡音僦、短衣也、繒、彩、長襦、漢書作二長○襦一、錦、衿、袍、作二錦○袍一、錦、五采雜綵、織以成レ文者也、繡用二苗絮一者爲レ袍、袍長襦也、比余、雜緣之飾、以レ金爲レ之、蓋衛風、帶、曳中大帶一、有レ紕、胡革帶之鉤、漢書作二犀毗一、四、長四丈、廣二尺二寸、綈、厚繒、紈、素之總名、

【索隱曰、貤音弛、貤宣者、中宦也、中行、姓、說、名、說音悅、爲漢患、貤說必爲二漢患一、絮、綿也、即、字作レ而解、師於漢矣、中行說之詞、止二于此一、師者、貤二匈奴一動心師レ之、漢、雜音極、水如レ棄、難生多レ刺、旃裘、戰毛之裘、旃與レ氈通、

四十四○使二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遣二單于一○後頃レ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二老上單于一○老上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二宗室女公主一爲二單于閼氏一○使二宦者、燕人、中行說、傅二公主一○說不レ欲レ行○漢彊使レ之○說曰○必我行也、爲二漢患一者○中行說既至○因降二單于一○單于甚親幸レ之○初匈奴好二漢繒絮、食物一○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レ能レ當二漢之一郡一然所二以以匪一者○以二衣食異一○無レ仰レ於レ漢也○今單于變レ俗○好二漢物一○漢物不レ過二什二一○則匈奴盡歸レ於漢矣○其得二漢繒絮一○以馳二草棘中一○衣袴皆裂敝○以示レ不レ如二漢之完善一也○得二漢食物一皆去レ之○以示レ不レ如二湩酪、之便美一也○於レ是說教二單于左右一○疏記レ以二尺一寸一○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レ恙○所レ遺レ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二單于遣一漢書一以一尺二寸一牘○及印封○皆令二廣大、長一倨傲其辭○曰○天地所レ生○日月所レ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レ恙○所二以遺一

【索隱曰、湩音棟、乳汁也、酪音洛、乳汁所作、醍醐之以使レ易レ知、諜、計也、租也、讀音覩、音版也、印封、貤音即而所レ封、八十六」而汝也、温厚、貤レ衣、肥美、貤レ食、穹廬、貤二旃帳一之居、其形穹窿、貤二旃然、冠帶、貤二衣冠之儀一、闕庭、貤二宮闕朝廷之制一、三者皆禮法儀飾之所レ托也、詳與レ佯通、恕、寬、貤二忠信表裏、務二於外飾一、故恕恨易レ生、生力、貤二生業之力一、土木工作之弊、至二於此一也、厭、猶レ壓、

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貶レ老○中行說窮二漢使一曰○而漢何以言二匈奴輕レ老也一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二穹廬一而臥○父死○妻二其後母一○兄弟死○盡取二其妻一妻之○無二冠帶之飾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二畜肉一○飲二其汁一○衣二其皮一○畜食レ草○飲レ水○隨レ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二騎射一○寬則人樂二無事一○其約束輕易レ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二一身一也○父子兄弟死○取二其妻妻之一○無二種姓之失一也○故匈奴雖レ亂○必立二宗種一○今中國雖二詳不一レ取二其乃易レ姓○曾從二此類一○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一以求二衣、食一○築二城郭一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レ習二戰功一○緩

罷・與疲同、土室之人・指漢人、顧・思念、下同、多辭・多言也、喋音牒、喋喋・多言貌、佔佔・多言貌、冠固何當・言著冠固何益所當、蘖・麴也、芽生穀也、畫中・言滿其數、中猶滿、苦・粗也、秋孰・言穀禾秋成之時、孰與熟通、而・汝也、稼穡・猶言禾穀、回中・地名、

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

當戶且居・皆官名、今一人爲二官也、受命・言爲匈奴屬國、

渫惡・言薄惡不正、渫音舌、汚穢也、降・言下意於利、倍・背也、閼・安定貌、

敵・敵體、言和匹、秫音術、稷之黏者、北人用之釀酒、蘖・芽生穀、亦釀酒所用、熙熙・和樂貌、薄物細故・猶言些小事、物・事也、

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

捐、音涓、棄也、墮、毀也、元元、言百姓、非二一人之辭一、元、善也、古者指二人之善一人、跂行、有レ足而行者、喙息、有レ喙而出レ息者、蠕動、言二昆蟲微動貌一、三者指二鳥獸魚之類一、辟、讀爲レ避、釋、舍也、逃虜民、言漢民逃入二匈奴一者、草居、降レ漢者、留志、言二和親一、漢過不レ先、言漢先不レ負レ約、亡人、逃亡之民、

地不二偏戴一、朕與二單于一、皆捐二往細故一、俱昭二大道一、墮二壞前惡一、以圖二長久一、使下兩國之民、若二一家子一、元元萬民、下及二魚鼈一、上及二飛鳥一、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レ不下就二安利一而辟中危殆上、故來者不レ止、天之道也、俱去二前事一、朕釋二逃虜民一、單于無レ言二章尼等一、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レ食レ言、單于留レ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レ先、單于其察レ之、單于既約二和親一、於レ是制二詔御史一曰、匈奴大單于遣二朕書一言二和親一已定、厶人、不レ足二以益一レ衆、廣レ地、匈奴無レ入レ塞、漢無レ出レ塞、犯レ令約者殺レ之、可二以久一親一、後無レ咎、俱便、朕已許レ之、其布二告天下一、使二明知一レ之、後四歲、老上稍弱、單于死、子、軍臣、立爲二單于一、既立、孝文皇帝復與二匈奴一和親、而中行說復事レ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二和親一、大入二上郡一、雲中一、各三萬騎一、所二殺略一甚衆、而去、於レ是漢使二三將軍一、軍二北地一、代一、屯二句注一、趙屯二飛狐口一、緜邑亦各堅守、以備二胡寇一、又置二三將軍一、軍二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レ胡、胡騎入二代一、句注、邊、烽火通レ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レ邊、匈奴亦去、遣レ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二人於二匈奴一、欲レ破レ趙、匈奴亦止、自レ是之後、孝景帝復與二匈奴一和親、通二關市一、給二遺匈奴一、遵二公主一、如レ故約、終二孝景時一、時小入盜レ邊、無二大寇一、今帝即レ位、明二和親一、約束厚、遇通二關市一、饒二給之一、匈奴自二單于一、以下皆親レ漢、往來長城下、漢使下馬邑下人、聶一翁壹、紆閎出レ物、與二匈奴一交、詳爲レ賣二馬邑一城一、以誘二單于一、單于信レ之、而貪二馬邑財物一、乃以二十萬騎一入二武州塞一、漢伏二兵三十餘萬馬邑旁一、御史大夫韓安國、爲二護軍一、護二四將軍一、以伏二單于一、單于既入二漢塞一、未レ至二馬邑一百餘里一、見二畜布レ野、而無二人收者一、怪レ之、乃攻レ亭、是時雁門尉史行レ徼、見レ寇、亟入塞、以告二此亭一、知二漢兵謀一、單于得レ欲レ殺レ之、尉史、乃告二單于一、漢兵所レ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レ之、乃引レ兵還、出レ曰、

吾姓、第、老人稱、字、名、」紆、繞、犯レ禁、私出レ物也、紆繞俗字、交、言二私互市一、譯、與レ律通、譯也、譯者、言二與レ物於人一、以得レ利、伏單于、言下設二伏兵一、以待二單于一上、亭、留也、十里一亭、所二舍レ人停集一也、漢近レ塞郡百里、置二尉一人、士吏、尉史、各二人一、行、巡也、徼、塞也、以レ何レ敵爲レ限、蓋與レ保通、

若・汝也、

縱・言放伏兵以伐之、輜重・載衣物車、造・作也、韓長孺傳云、恢自殺、此曰斬恢、與此不合、當路塞・言當行路之塞、關市・言關上之互市、中・言中其意、

贖・以財拔罪也、

安國・姓韓、

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三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大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大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

此河南在朔方、繕・補也、什・斗絕、辟・僻地、斗辟縣・言縣斗僻入匈奴者、造陽・縣名、劉辰翁云、什・斗字之誤、谷音祿、蠡音離、於單之單音丹、

畧・掠取也、

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大守、恭。及畧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

万九千餘級・首數万九千餘也、首一曰二級、翕音吸、

分行・言二將軍與大將軍別行、沒者・沈也、不歸之辭、猶物沒水中、自次者・言其尋次於單于、絕・渡也、幕與漠通、沙漠也、誘罷・言誘漢兵以使之疲勞、罷・疲同、徼・要也、極・困極、言要漢兵疲極、首虜騎萬・漢書無騎萬字、金人・言祭天以金人

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亾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像爲主、級猶言一、秦法、斬首多者、賜爵、故斬敵一首爲級、九十四

裨・助也、言副王、

贖・以財拔罪也、

幕北・沙漠之北、粟馬・言以粟爲秣馬、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望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

十四萬匹。糧重、不レ與焉。令三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二分軍一。大將軍出二定襄一。驃騎將軍、出レ代。咸約レ絕レ幕擊二匈奴一。單于聞レ之。遠二其輜重一。以二精兵一待レ於二幕北一。與二漢大將軍一接戰一日。會レ暮。大風起。漢兵縱二左右翼一圍二單于一。單于自度戰不レ能レ如二漢兵一。單于遂獨身與二壯騎數百一潰二漢圍一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レ得。行、斬二捕匈奴首虜一萬九千級。北至二闐顏山一、趙信城一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二漢兵一相亂。單于久不レ與二其大衆一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二單于一死。乃自立爲二單于一。單于復得二其衆一。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二右谷蠡王一。漢聽騎將軍之出レ代。二千餘里。與二左賢王一接戰。漢兵得二胡首虜一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レ於二狼居胥山一。禪二姑衍一。臨二翰海一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二王庭一。漢度レ河。自二朔方一以西至二令居一。往往通レ渠。置二田官一。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二匈奴一。以

負私。貣私。負二衣裝一者。」私。非二公家之卒一也。從馬。貣二私將一馬從レ者。」糧重。貣二糧食與一輜重一。」糧重之下、添二之馬字一。讀、輜。載レ衣車、重。載レ物車、行斬捕。貣二且行且斬捕一。」

封。秩レ土增二山高一也。貣レ祭レ天、禪。除レ地爲レ墠也。貣レ祭レ地、幕南。沙漠之南。幕與二漢通一。王庭。貣二單于所一レ居。翰海。北海名。田官。主二屯田之官一。羅食。貣二漸進侵奪一。以北。貣二匈奴舊地之北一。謂二漠南王庭既入レ漢也一。」

九十六

岡將軍。衛青。從去病也。物故。貣レ死。就レ朽。

卷見二天子一曰レ朝。秋見曰レ朝。

收猶レ染。〃

兩越。貣二南越東越一。

賀。公孫賀也。

奴。字訪。匈河水。水名。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レ單于。所二殺虜一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二病遠一去。而漢亦馬少。無二以復往一。匈奴用二趙信之計一。遣二使於一レ漢。好辭謝二和親一。天子下二其謀一。或言和親。或言勿レ遂。臣レ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レ可レ使下爲二外臣一。朝謝於レ邊。漢使二任敞一於二單于一。單于聞二敞計一大怒。留レ之。不レ遣。先レ是漢亦有二所レ降匈奴使者一。單于亦輒留二漢使一。相當。漢方復收二士、馬一。會二驃騎將軍、去病、死一。於レ是漢久不二北擊一。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二單于一。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レ郡縣。其後漢方南誅二兩越一。越。不レ擾二匈奴一。匈奴亦不レ侵二入邊一。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二南越一。遣二故太僕、賀一將二萬五千騎一。出二九原一。二千餘里。至二浮苴井一而還。不レ見二匈奴一。一人。漢又遣二故從一騶一侯、趙破奴一。萬餘騎出二令居一。數千里。至二匈一奴一河一水一而還。亦不レ見二匈奴一。一人。是時天子巡レ邊

至二朔方一。勒二兵、十八萬騎一。以見二武節一。而使二郭吉風一告單于一。郭吉既至二匈奴一。匈奴主客問レ所レ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二單于一。而口言單于見レ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二於漢北闕一。今單于能。即前與レ漢戰。天子自將レ兵待レ邊。單于即不レ能。即南面而臣レ於レ漢。何徒遠走。匿二於幕北一。寒苦、無二水草之地一。毋レ為レ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二主客見者一。而留二郭吉一。不レ歸。遷之北海上一。而單于終不レ肯レ為レ漢邊一。休養息二士馬一。習二射獵一。數使レ使於レ漢。好辭甘言。求レ請二和親一。漢使二王烏等一。親二匈奴一。匈奴法。漢使非下去レ節而以レ墨黥二其面一者上。不レ得レ入二穹廬一。王烏、北地人。習二胡俗一。去二其節一。黥レ面。得レ入二穹廬一。單于愛レ之。詳詐甘言。為レ遮二其太子一入レ漢。為レ質以求二和親一。漢使楊信於二匈奴一。是時漢東拔二穢貉一。朝鮮一以為レ郡。而西至二酒泉一。郡以斷二匈奴右臂一。胡與レ羌通之路。漢又西通二月氏一。大夏一。又以二公主一妻二烏孫王一。以分二匈奴一。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レ田。至二胠𨂿一。為レ塞。而匈奴終不レ敢以為レ言。是歲倉矦、信、死。漢用レ事者。以二匈奴一為レ已弱。可レ臣從一也。楊信為レ人。剛直、屈彊。素非二貴臣一。單于不レ親。單于欲レ召入一。不レ肯レ去レ節。單于乃坐二穹廬外一。見二楊信一。楊信既見二單于一。說曰。即欲二和親一。以二單于太子一為レ質。於レ漢。單于曰。非故約一。故約。漢當レ遣二公主一。給二繒、絮、食物一。有レ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レ擾レ邊。今乃欲二反レ古。令二吾太子一為レ質。無幾矣。匈奴俗。見二漢使一非二中貴人一。其傔先。以為レ欲レ說レ折二其辯一。其少年。以為レ欲レ刺レ折二其氣一。每三漢使入二匈奴一。匈奴使。匈奴亦留二漢使一。必得レ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二王烏一。而單于復謂以二甘言一。欲レ多レ得二漢財物一。給謂二王烏一曰。吾欲下入レ漢見二天子一。面相約為二兄弟一。王烏歸報レ漢。漢為二單于一築二邸一。于二長安一。匈奴曰。非レ得二漢貴人一。至レ漢。病。漢予レ藥。欲レ愈レ之。不幸而死。而漢使二路一充一國。佩二二千石印綬一往使。因送二其喪一。厚レ幣。直數千金。

定二軍令約束一以制レ之曰二勒兵一。見レ示也。武節。言三威武之節一。風、與レ諷通。諭也。主客。主接レ客者也。北闕。北門。北陰也。能即。恐字倒。前。進也。

見者。言引二見郭吉於單于一者。

箇。言二使人所レ持之符一。

隤。言レ刻而以レ築レ之。穹廬。言游帳之居。其屋形穹然。

酋與隔通。

胠音麩。

紿。吊之趨名。絮。絡也。絡者曰レ絡。紐者曰レ絮。有品。言レ有二等差一。

反。背也。幾。冀也。

倨。先。言倨生。則。譏也。

詗。陌古字。紿。欺也。詐也。

賤。賈也。

二千石。郡守之祿也。

印。官人所レ佩者。綬。

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遣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一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

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下吏。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浚稽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遊擊將軍、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破奴、姓趙、
期猶約、
護、護軍、渠、渠帥、
曰及、猶解云、當作曰尼、疑字誤、
呴音鉤、
光祿、官名、

躍印之組、長丈二尺、廣三尺、厚猶漢舊作二原、誤、似是、九十九」
泥野侯、趙破奴、
益、言レ益二北兵一、
乖、離也、言レ使二其相疑一以乖離一、
廣利、姓李、名音于、」
敖、即敖字、姓公孫、
遠、言二其地遠相隔一、

任文・漢將、　救・言救漢人、

平城之圍、及單于爲書遺高后、皆在上文、絕猶甚、　百世之讎・公羊傳、莊公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九世祖、爲紀侯所譖而享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百世當作九世、他書所引作九世、　且鞮侯・一說、史記訖太初、此以下、後人所續也、　丈人行・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亾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

尊老之稱也、行猶位、　破奴・姓趙、　廣利・姓李、　幾・殆也、　漢・言死曰物故、就朽之意、

敗・姓、公孫、　涿音卓、　涂・音邪、　騎・恐兵誤、　陵下・一本有陵字、

說・姓韓、

累重・言妻子資產、

巫蠱・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埋木人以度厄、符厭之類、武帝夢木人數千持杖擊帝、因命掘之事在征和二年、蠱・惑也、　族滅・言合族誅夷、　一兩人耳、正義云、自此以

復使因杆將軍、敗、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敗、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敗、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上至明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御猶言奏、不得奏言於天子也、百三

隱・隱公、桓・桓公、定・定公、哀・哀公、微・微詞、不明言也、孔子・定哀間之人、故避忌諱、褒下・添貶字解、微・要也、求也、權・權謀、謂・諂同、偏指・言偏見之旨、參・參伍、言相比、彼己・言匈奴與漢、孫子所謂知彼知己之意、率音帥、席猶籍、言借其力、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謟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列傳字例

下註ノ字ト同ジ讀ミ二用ルヿアリ

四畫
予ハ余ワレ
勾ハ句ヒトノナ
五 由ハ猶ナホ、コトシ
田ハ畋シ、カリスル
式ハ軾クルマノマヘノヨコギ
夸ハ誇、侉、ホコル
刑ハ鉶ツユモノチイレルウツワ
伉ハ抗フセグ
七 阬ハ坑アナ
沙ハ砂スナ
希ハ稀マレ、スクナイ
八 妬ハ妒ネタム

八畫
枝ハ支ワカレ、ハ肢テ、アシ
宛ハ蔚コモル、ウツ〳〵スル
昏ハクラシ
洒ハ灑ミヅソヽグ、サラリトスル
杭ハ航フチニテワタル
効ハ效シルシアル
奉ハ捧サヽゲル
弦ハ絃ツル
陁ハ陀、阤ナヽメ
佞ハ佞クチテヘツライ、
或ハ惑マドフ
屍ハ尸シカバネ

八畫
拑ハ鉗、箝ニ通ス、クヒヘカチハメル、クチヲツグム
九 昭ハ韶ガクノナ
紆ハ[illegible]ハラガワル〳〵、カヽマシ
跡ハ并ノ古字 クサキノコト
侵ハ寢カタチガミニクイコト
弇ハ奄チヽフ
城ハ成、成皐トチノナ
狩ハ守マモル
徑ハ徑ワタリ、チニ、
俟ハ竢古字マツ
柰ハ奈イカンゾ
度ハ渡ワタル

九畫
臥ハ卧ノ俗字 フス
按ハ案カンガヘル、トヽメル
十 索ハ愫マコト
梱ハ閫モンノシキ
悛ハ恂マコトニシテツヽシム
背ハ訛ナコノシリ
敖ハ熬ニエタツ
鬲ハ隔ヘダテル
陜ハ狹セマシ、又峽ノ俗字
原ハ源ミナモト
般ハ盤タチマワル
倨ハ踞アグラ、ウヅクマル

十畫
俾ハ劓ヤイバサハラヘキル
倩ハ婿ムコ
婿ハ壻ムコ
旁ハ傍、彷ノ隷字 カタハラ
十一 桴ハ枹メイコノムチ
彗ハ篲チエ
累ハ縲クロキ
啖ハ淡シホケノナイクヒモノ
悞ハ誤アヤマリ
倚ハ輢クルマノヨコギ
専ハ布シク
桀ハ傑スグレモノ

十一畫
悞ハ誤アヤマリ
十二 隋ハ隨クニノナ
釣ハ鉤ノ俗字 ツリハリ
貪ハ擒トリコニスル
埧ハ壩ノ俗字 アキチ、カワノフチ
筴ハ冊シロモツノコト
著ハ箸ツク、アラハス、俗ニ着ニ作ル
景ハ影カゲ
隄ハ碕サキ
貭ハ質ノ俗字
猨ハ猿サル
稈ハ黎クロキイロ
椎ハ槌ツチ
隃ハ踰、逾コエル
袴ハ袴ハカマ
十三 剸ハ專モツパラ

十三畫
腳ハ脚アシスヂ
埀ハ垂ノ古字 タレル
隟ハ隙ノ俗字 ヒマ、スキマ
筦ハ管カギ
湣ハ閔アハレム
愍ハ閔アハレム
僄ハ慓カルイ性、ハヤイ
豳ハ豳、邠ノ古字 トチノナ
溼ハ俗濕ニ作ル シメル、ウルホフ
廬ハ[illegible]カチテツルボロ
十四 賔ハ賓ノ俗字 キヤク
賓ハ儐、擯、キヤクチアツカフ
頓ハ鈍コブシ、ヤブレル
遝ハ沓カサナル、ゴタ〳〵スル
愬ハ訴ウツタフ

十四畫
誡ハ戒イマシメ
竪ハ豎ノ俗字 コドモノヤツコ
皷ハ鼓ノ俗字 ツヾミ
阽ハ點古字 チンハ、
十五 緜ハ綿ワタ
億ハ臆ムチオフ、ムチノワチ
墮ハ惰ナマケル
鄲ハ[illegible]、トチノナ
豪ハ侯ドウヤク
十六 醒ハ醒ケイ〳〵、ヒトンナ
橋ハ矯タメル
豫ハ預アヅカシメ
繈ハ綯カヤノタメ
瞚ハ瞬マタヽキ、キスル
十六 彊ハ彊ツヨシ
餬ハ糊ノリ、クチスキスルコト

十六畫
壍ハ塹ホリ、シロホリ
闔ハ門、闢、タ、カフ
十七 鍾ハ鐘カネ
殼ハ角クラベル
十八 轉ハ轉クルマノシタノサキノカネ
蟜ハ蟜ツヨシ
襍ハ雜マジワル
藁ハ藁、槁、レダカ
條ハ倏タチマチ
衟ハ道ツク
鏃ハ鏃ヒノコ
十九 瞯ハ竪ノホセルヤイヒ
攣ハ攬トル
譙ハ誚ノ古字 セム
二十 鶩ハ騖ハレアガル
蹯ハ蹯フミヒロ
齚ハ咋、齰、クヒカム

二十畫
嬴ハ嬴ムマノナ
二十一 囓ハ嚙カム
纍ハ累ロウ〳〵カサナル
鐺ハ鐺メイコノコエ
二十二 贒ハ賢カシコイ
靡ハ噂フスベル
二十四 羇ハ羈タビ
讎ハ讐ヒテイレルウツロ
贖ハ贖ヒザサ
懽ハ驩、歡、ヨロコブ
讙ハ喧、譁、ヤカマシイ
二十六 釁ハ舋ノ俗字 ユモリヌルコト、ウツ〳〵スル
躪ハ蹸、躙、フム
三十三 麤ハ粗アラシ
仿佛ハ髣髴、彷彿、カスカニ、サニモロクリ
裴回ハ徘徊、俳佪、タチモトル、ユキヽスル

明治廿八年十一月六日印刷
同　年同月十一日發行

版權所有

點畦者兼版權所有者　金刺源次
發行者兼版權所有者　金刺源次
印刷者　金刺芳流堂
發行所　同
同　同
同　同
印刷所　共益商社印刷部
賣捌人　岡崎屋書店

（史記列傳六奧附）

定價拾貳錢

東京市神田區一ッ橋通町二十番地　家田淳五郎
同　市神田區今川小路壹丁目五番地　金刺源次
同　市芝區宮本町二十九番地　石崎安藏
同　市神田區今川小路壹丁目五番地　金刺芳流堂
同　市牛込區肴町三十二番地　武田芳進堂
大坂市備後町四丁目　小谷卯三郎
同　市同町　吉岡平助
東京市芝區宮本町二十九番地　共益商社印刷部
同　市本郷區本郷六丁目　岡崎屋書店

特 20
697

点註史記列伝
6

国立国会図書館